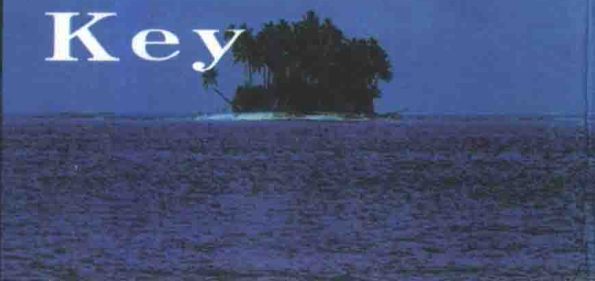


王庆辉 著

钥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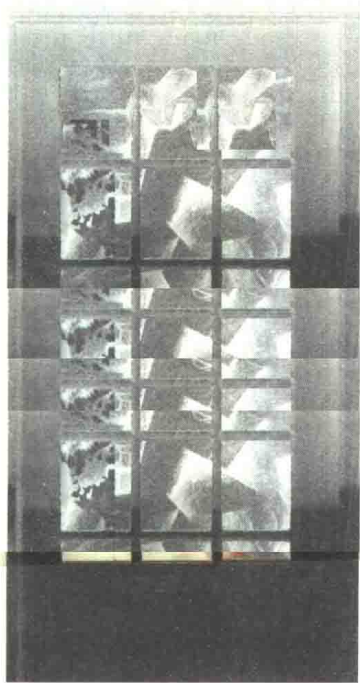


The Key



钥匙

王庆辉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钥匙/王庆辉著.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97. 2

ISBN 7-5063-1166-6

I. 钥… II. 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N.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00252 号

44-046
108:3-1
2 8146

钥 匙

作者: 王庆辉

责任编辑: 刘 方

装帧设计: 张晓光

书名题字: 朱乃正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电话: 65005588 转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经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 北京交通印务实业公司

开本: 880×1230 1/32

字数: 451 千

印张: 15.25

插页: 2

印数: 30201—35200

版次: 1997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第 3 次印刷

ISBN 7-5063-1166-6/I · 1154

定价: 22.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王庆辉，男，生于1968年，黑龙江人。1991年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即投入我国第一批股份公司的设立及上市运作，历任财务、监事、董事、总经理等职，经营涉及金融、地产、文化艺术等领域。现在某金融机构供职。

过去是回忆的未来
未来是幻想的过去

——作者



紫色油漆大部分已经脱落，上面层层叠叠刻满了充满激情的文字。奥伦发现他座位的桌面上又多了一行字，这行字昨天晚上还没有。他上午是法律课，他想这字准是他不在时哪个诗人刻下的。这行字是：第三节课结束前十五分钟，笔尖上嘶嘶地流出了烧茄子味儿。他就为了把这句话读完往边上挪书，结果把圆珠笔弄掉在地上了。

他低头拾笔的时候发现了桌子对面是一双红裙掩映下的匀称小腿：正是那双两周前让他在球场上斯文扫地的小腿。没错，他一眼就认出了她们。他还看见那只每个指节都缀满酒窝的手正拿着一本英文版的《圣经》在往白色的裙衫里藏。红裙飘动，白纱掩映，他看到了比球场上更多的部分。他吓了一跳，头磕在桌板上，震得桌子一动。

她在偷书。

奥伦强忍着痛，无声地揉后脑勺，这下磕得不轻。他感到同学们都在看自己，脸上的肌肉和头皮一同跳动。她冲他笑着眨了一下眼睛，她左颊的那颗小痣似乎发出一道幽蓝的光，他给晃得一阵晕眩，定睛看时她已起身向门口走去。她一手捂着裙，步幅之大脚步之快都让他担心。他的心砰砰地跳起来，突然他听到一本书重重摔在水泥地上的声音。是他自己的书，那是一本《卢卡·巴奇阿勒会计论》。他拾起它时，她红裙的最后一角已隐设在阅览室门口。

他快步来到窗前，见她正从图书馆的大门走出来。他无比惊讶。外文阅览室在四楼，从这里到图书馆大门一共有五十多米的走廊和九十二级楼梯，而她只用了他走到窗前的时间。她的手仍捂着她的红裙。她站住了，身体笔直。她一字形伸直了手臂，那本《圣经》变戏法一样出现在她右手上。她像十字架一样在雨中伫立了一会儿，然后仰起脸，学着飞机滑翔的动作跑远了。那天，她没有骑车，没有带伞，像一片暗红的枫叶在濛濛细雨中飘到教三楼那边去了。

奥伦记不起他当时是否喊了一声，手是高高地举起来了。他把手放下时碰落了窗台上的一个饭兜，哐啷一声。一个胖胖的女生过来拾起了它，对他一句话没说。

小雨已经下了三天，仍在不停地下，冷风吹着雨线像雪一样在水泥路上飞荡。奥伦瘫躺在广场上，在夜光里看见水雾中一双雪白的每个骨节都长着一个酒窝的手。童谣的脸比她的手还要白，白得嘴唇都

显出青紫色。她的红裙在雨幕中湿透了，像褐色的浮草粘在身上，只有一角像火焰一样在雨中飘动。她那双缀满酒窝的手叠在胸前，像是捧着什么东西。她转过身去背对着他从怀里取出一个磁化杯。她伏下身子，雨水便顺着她的鼻梁滴在他脸上。她左颊上的那颗小痣闪着幽蓝的光，她的双唇微微开启，你的脸可真苍白，真可怕。她边说边用缀满酒窝的手打开杯盖，他看见热气像一股蓝色的闪着磷光的烟雾在黑暗中游得很高很远。她把杯子举到他唇边，里边是一杯奶酪似的豆乳。他合上眼睛，这时童年的小狗又在舔他脸了。奥伦感到她的泪滴在自己脸上，和他的泪一道滚过面颊，流进他紧绷成一字的唇线里，很烫也很咸。他仍一言不发，拒绝饮食。她柔声说，你这是为谁呢？又何苦来呢？

奥伦还是一动不动。

、她自己呷了一口说，这豆乳有多甜哪。

她招呼奥伦坐起来。奥伦看到她的小手伸过来，他本来已经虚脱的手禁不住那只小手上酒窝的诱惑一下子有了力气想去抓住它。当奥伦的手刚要触到她的指头时，她就把手抽回去，在离他指尖几厘米的地方继续勾引。就这样，反复十几次，奥伦已经坐起来了。二十二年以后奥伦对他的第三任妻子茵说，聪明的女人想拉起一个男人其实根本不用跟他接触。那天奥伦最终还是喝了那杯豆乳，然后就被她总保持着一拳之隔的手魔法一般牵引着，走出了细雨濛濛的广场。

奥伦看见她的长发被雨水吹打着在她的唇上游来游去，他听到她的话穿过雨的珠帘来到他耳际：

走，让我来为你弹奏一曲。

校园音乐喷泉旁每周六定期有一个聚会。奥伦记得那是香山红叶红了的第三个周末，同宿舍的都要去香山采红叶，说若再去红叶就快没了。奥伦没去。那天傍晚，音乐喷泉旁很热闹，一个社会学系留长发的男歌手沙哑低沉的歌声很受欢迎。正当他唱到高潮的时候，天上响起了一声炸雷。奥伦看见教三楼四层的一扇玻璃碎裂了，响声格外清脆。风吹着满地的黄叶沙沙作响，海报栏上五颜六色的海报被风撕扯下来，一片片地在空中飘舞。眨眼间音乐喷泉旁的人群像鸟雀一样随风散得无影无踪。雨扯天扯地地垂落下来，原本十分燥热的空气

刹时清凉无比。这时奥伦看见童谣背着她的吉他踏着雨中飞动的黄叶飘过来。她没有看见奥伦，就站在喷泉的石基上弹奏起来。这时雨不大，但喷泉喷起的水柱和天上的雨连成白茫茫的一片。她那被红裙围裹的身子仿佛已成为吉他的一部分，蛇一样在雨幕中游戈，不知是她在弹奏吉他还是吉他在弹奏她。奥伦看到她散乱的长发在细雨中甩动，每根发丝都甩出白色水线。吉他声戛然而止的时候，音乐喷泉停止了喷涌。一池清水中雨点在上面打出无数个气泡。奥伦激动万分，冲上前去，把她连人带吉他抱起来平放在石级上，俯下身去准备吻她。但他忽然犹豫起来，难道这就是自己的初吻吗？它就这么开始了么？可是这时他的头已经被雨按了下去，在慌乱中只是下巴触到了她的脸颊，却怎么也吻不到她的红唇。童谣一把推开他，说：

你可真笨哪，你的下巴咯着我啦。

童谣示意他坐下来。奥伦就坐在音乐喷泉的石级上。童谣说，闭上眼睛。奥伦就闭上眼睛。奥伦感到童年的小狗又在舔自己脸了。当那个火热的柔软的小舌头舔到唇上的时候，他哆嗦了一下，一把将她搂在怀里。她的身子很是烫人。当奥伦想亲吻她时，她却泥鳅似的从他怀里滑出来，一阵风似地跑了。

奥伦拿起她的吉他，一边胡乱地弹着，一边追赶。两人跑在雨中，脚下的黄叶被他们踩出沙沙的声响。

他们一直跑到学九楼，又一口气跑上三楼，跑过长长的楼道来到奥伦宿舍门口，靠在墙上继续亲吻，这时奥伦的手无意间触到了她的乳房，他感到了它们的搏动。他听到砰砰的心跳声，分不清是她的还是自己的，只感到自己心都快要蹦出来了。他急忙向衣袋里取钥匙，手指抖得厉害，半天没找到。他定了定神，继续摸索，兜里空空如也。他翻遍所有衣兜仍是不见钥匙的踪影，翻出来的只有几张湿透了的饭票。在急切和忙乱中，他早已是满头大汗。这时他透过房门玻璃，发现他的钥匙正平放在他床上的枕边，他甚至看清了钥匙的锯齿和凹槽，在昏暗的光线下发出古铜色的光泽。

隐约间他听到童谣发出一声幽远的叹息。他看到她刚才绯红的脸刹时变得十分苍白。她弯腰从他臂弯下逃脱，拿起吉他向楼下跑去。奥伦在楼梯转角处追上她。她的长发一绺绺的仍在往下滴水，她将沾在

腮上的几根发丝抵到耳后说：

我冷，我要回去换衣服。

回忆中断了。天空格外晴朗，水中的小鱼继续聚集，都来聆听一个故事。终于，他来了，在崖顶坐下来，洁白如银的须发垂在水中。

这位近几年来总是自称八十九岁的老人，生命的前三十二年是在上个世纪度过的。他把最初的十九年交给了北方的严寒，接下来的四年献给了北京海淀路三十九号的书页，然后是横跨两个世纪长达六十三年商场争斗。老人的一生中，下海最初的六年先后给四家公司打工，虽身居要职颇有功勋，但最终不得不憾然引退；接下来又花了十一年创办过七个企业，均宣告失败；当他创办第八家企业的时候，已经四十一岁，这次它获得了成功，不但吞并了他丢失的七个企业中仍存在的三个和他打工过的两家公司，而且还把他的业绩扩展到美洲和欧洲，成为当时全球瞩目的国际财团之一，此间前后共用去了四十年。他曾经娶过三个妻子，瓷、寰、茵，三个都最终不得不分手；他有三个孩子，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但都不是妻子所生。第一个儿子诞生下来就视他为仇人，把破坏他的事业当成自己的事业，几乎把他逼到绝望的边缘；而第二个儿子弈也是两个儿子中他最钟爱的一个却中途背叛了他，成了他一生中所遇到的最为强劲的对手。女儿言，三个孩子中她最早来到人世，也是唯一出生在上世纪的一个。他万分后悔用他和瑶梦中的女儿的名字给她命名，她不仅长像与瑶惊人的相似，性格也完全一致，她和她的母亲不亲近，经常在很长的一段日子里不和她说一句话。

现在这一切都结束了，除了回忆。

他准备把最后的有生之年献给回忆，回忆两个世纪以来他所经历的那些女人。虽然在上述亲人眼里这位富有的孤零零的老人与狗屎无异，但在世人心目中他却是一位有杰出贡献的人物。当人们在海口黄金海岸八十二层的倚天大厦顶层俯瞰海岛夜色，或坐车经过宽敞明亮的琼州海峡过海隧道，或徜徉于燕山脚下的中国当代艺术博物馆时，都会提起陈奥伦这个名字和他的倚天企业集团。记得是在九年前，国内举办了一次二十至二十一世纪中国百位功勋企业家的评选活动，他榜

上有名。但他没有出席颁奖仪式，日后也没去领荣誉证书和那块金质奖牌，一时为人所不解，新闻界追踪得到的唯一回答是：

该领奖的都死了。

三年前，一位名叫四姑娘·Trueye 的混血女作家凭借东鳞西爪的素材和唯一一次三分种的采访，出版了一本洋洋百万言的《奥伦传》。这本砖头一样的书籍给老人本来就十分不宁静的晚年生活又增添了一份纷扰。再也没有不被人所知的住宅和电话，到处是预约、召见、酒会、讲演和闪光灯，老人终于有一天受不了了。在一年之内他有计划地把倚天的海外资产统统捐给了国家，而把国内产业的一半捐给社会慈善机构，另一半让给了他早年的商场强敌。因为这些产业都是从他们那里赢来的，所以现在把它们连本带利还回去。他想尝尝失去它们的滋味儿，因为他已经拥有太久。当这一切都料理停当之后，他花了一个天文数字的价钱在南沙买下了一个本世纪初才露出海平面的小岛。老人根据他所掌握的大洋漂流知识，从谣下海的地点开始推测并描绘她海上行进的路线，最后一直追踪到这一海域。这是他不惜重金买下这一小岛的根本原因。当时它尚未命名，后来他把它命名为乐石岛。因为这个方圆不足一公里的小岛，奇石在茂密的椰林中耸立，每逢风动浪涌就发出钟鼎之声。他认为那不是自然的声音，而是谣在弹奏。

南沙一望无际的波涛隔断了尘世的喧嚣，只有南海空军的直升机定期送来老人需要的书籍和日用品。六个月前的一天他像往常一样地撬开运来的木箱，里面却跳出个人来。是个秃顶的美国老头，身材矮小，长了个肉乎乎的大鼻子，他叫卡诺，《时代》的特派记者。他用诚意打动了飞行大队的关队长，平生第一次坐进四壁打孔的木箱被运来了。他在岛上与老人生活了三个月，写了一篇题名为《陈奥伦在乐石岛上》的特别报道，就搭乘一艘渔船去广州准备回国。但是他买了张永远延期的机票，终于第二次坐木箱来到乐石岛上，长期定居下来。他对中国文字萌发了兴趣，从拼音“aoeiü”以及“大小多少人口手”开始，最后完全达到痴迷的程度。他说，中国文字每个字本身就是一个故事，一段历史，而英文充其量只不过是痴呆儿的积木游戏。他为自己每天的进步欣喜若狂，在椰林中奔跑，在沙滩上打滚。有一天，卡

诺小学生一样站在老人面前，字正腔圆地背了一首李白的“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然后静静地等着评判。老人沉吟半晌说，你真像我孙子。卡诺还是第一次听老人说他有孙子，便问他孙子在哪儿。老人说，我孙子都在北京。卡诺一时对“都”字的含义没反映过来，此时老人已走进椰林的暮色中，他听见老人的话在椰林上空的雾霭中飘荡：北京，我孙子住的地方。

黄昏时分，老人坐在小岛东岸的火山口上自言自语，上帝之所以让我活这么大年纪，活得又这么健康，就是因为我欠了谣的债，还没有还清。

这个火山口平滑地凹陷下去，在暮色中闪耀着绛紫色的光晕。它让老人总是想起童年时三猎村生产队的大锅，那锅大得出奇，能煮下一整头黑熊，所有的东西都得用铁铲来翻动。据说乐石岛的形成就是火山运动的结果，至今火山口内还是温热的。老人喜欢这个地方，因为它是全岛的最高点，东面临海的地方是处绝壁，如刀劈斧削。这里可以很好地观赏南海的日出和日落，更可以聆听脚下深处岩浆涌动的轰鸣。老人总是在黄昏时来这里回首往事，自言自语。这天，暮色褪尽，老人回到房门前，翻遍了所有的衣袋，却找不到房门钥匙。老人透过门窗玻璃，发现那串钥匙正在客厅的茶几上闪着幽蓝的光。老人苦笑一下，继续自言自语，怎么谣总是对我这样？怎么谣总是对我这样？他不断地重复着这句话来到了卡诺的房前，按门铃，毫无反应；用拳头砸门，里面传来卡诺的鼾声。老人叹了一口气，怎么生活总是对我这样？他一边念叨一边重新回到山顶，在火山口内躺下来。

谣，我还从来没有向你讲述过我的童年，说起来你可能还不相信，我就是睡在类似这样的地方长大的。

海风很凉爽，没有蚊子，火山口内岩石平滑而温热，老人觉得很舒服，他闻到空气中飘动着一股和着海腥的火山灰味。他对这种空气很是受用，于是便均匀地呼吸起来。湛蓝的天空上飘着几朵很薄的云，北斗七星就在头顶上方闪烁着金色的光芒。只有远离尘世，只有在乐石岛上，才会看到这样有云且又空明澄碧的夜空。老人看见北斗星的第四颗格外明亮，它的四周环着一团桔色的火焰。火山口像只摇篮，暖

洋洋的，老人低语着，不知不觉睡着了，就像是上个世纪他孩提时睡在老家院子中的箩筐里一样，甜甜地睡着了。这样洁白的酣畅的睡眠，只有婴儿和像他这样的老人才有。悬崖下的涛声和地层深处的岩浆涌动声把老人的梦带到了遥远的北方，乐石岛像一叶小舟飘浮在南海的夜色之中。

“大跃进”运动后第十个年头，冬月十一日晚上北斗星第四颗最亮的时候，奥伦降生在小兴安岭和长白山的余脉与松花江交汇处江北岸的双桥乡丰旗村。他父母都是当地农民。父亲陈耀庭在家中最小，只有一个比他大二十岁的哥哥，他成亲时他哥哥已有四个孩子，最大的一个名叫奥广，比他只小两岁。当时奥伦爷爷已去世，小儿子成婚了却奥伦他奶奶陈史氏的最大心愿。奥伦母亲姓王，小名叫核桃，是离丰旗村四个村庄的王家的五女儿，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据奥伦对爷爷说，五个兄弟中最小的儿子，一个是最小的女儿，这可能是他父母婚后的新欢嘴达三十年之久的原因之一。关于奥伦出生的确切时辰，奥伦说，有时说鸡叫一遍的时候，有时说村西头的疯子孔歪嘴出来唱第六支歌的时候。

奥伦出生时他哥哥奥德已经六岁半，但仍不会说话，整天脸上挂着两道青鼻涕见人就无声地傻笑。他的五官太不符合常人的比例，笑起来有点吓人。在奥伦以前还有一个女孩降世，活不了几天就死了。所以后来面对繁杂的家务核桃时常对他说，要是你姐姐活着该多好。奥伦是提前两个月来到人间的。几天前陈耀庭喝醉酒把核桃揍了一顿，核桃一气之下回了娘家。丰旗村和上旺村之间有条西北河，核桃从娘家回来，当时河上的冰面太滑，重重地摔了一跤，到家的当天晚上奥伦就出生了。在奥伦体弱多病的童年，核桃总是后悔说，要是那天她爬着过西北河就好了，就不至于摔成小产了。

那天晚上，村里的老巫婆正在给狐仙上香，突然一阵风把整把的香火打灭，这时她看见黑魑魑的山顶上飘着几朵很薄的云，北斗星在蓝色的天幕上闪着金色的光芒。她看到北斗星的第四颗格外明亮，四周环绕着一团桔红色的火焰。她惊恐万端，跑到屋外。这时她看见星光照耀下的山谷里升起一股白色的旋风，一直向她家刮来。她低下头

双手合十，不停地祷告。她听到一阵杂乱的声响由远而近，抬头看时，陈耀庭和奥广赶着马爬犁来到她家的院子里。陈耀庭和马一起大口大口吐着白气，他一抹胡茬上的雪粒子说，我家核桃快生了！

据说奥伦生下来就没气，给老巫婆倒提双腿在背上拍了两巴掌才大哭起来。他的哭声给全家带来一片欢喜。核桃说，这个会哭。后来奥伦才知道，奥德生下来便一声不响。陈史氏瞥了一眼又瘦又小还没人样的婴儿，叼着烟袋淡淡地说，哭有什么用，只怕也养不活。核桃把从娘家带来的一对银镯子给了老巫婆，让她给孩子取个名并求神一定保住这孩子。老巫婆在陈家跳了三天三夜的大神，最后倒在地上，口吐白沫说，名叫奥伦。三岁前放在箩筐里，过了三岁就能保住了。

长大以后，奥伦才知道他名字是鄂伦春语，意思是北斗星。

就这样，小奥伦给放进了一个垫满麦秆的箩筐里，箩筐用绳栓在棚上，成了他的摇篮。一年过去了，他还没睁眼睛。陈耀庭酒后每天把核桃打上几顿，边打边骂，你这没用的东西，生一个哑巴，生一个瞎子。人们不敢相信也没有指望会活下来的他却真的活下来了，虽然到了三岁还站不起来。由于所有的重量几乎都在头上，如果有人拦腰抱他，他的头部便会像翘翘板较重的一端一样自动垂到下边。由于天分不足加上岁月饥苦，他害上了肺炎，从一岁开始就打针吃药。他害上肺炎的罪魁祸首不是别人，就是他父亲。陈耀庭用学生识字课本那么大的纸页卷烟抽，像吹喇叭一样从红日初升吹到星斗满天。十里八村都没有他抽烟这么吓人的。核桃说，他爸，你别抽了，看熏坏了孩子。陈耀庭说，熏死了倒省心。小奥伦在烟屋子里生活，身体远不如同龄小孩健壮。直到他屁股上被村里的医生贾华佗扎遍了针眼才总算治好了肺炎。北方的严寒让这个在温暖的娘胎里没有住够的小生灵三天感冒两天发烧，但是他智力的发育、心灵的感知却远非同龄小孩所能企及。大约在一岁半，他完成了对大小、轻重、声音、气味等基本概念的建立，除了叹词、名词以外甚至还会说少数的形容词。他说话多少有些大舌头，比如把“糖”说成“行”，当时农村没有别的好东西，西红柿是唯一的奢侈品，它不熟透时还有点辣味，所以每每吃它时小奥伦总是要蘸糖。村里有个孙猴巴，到四十岁还没讨上老婆，性情古怪。小奥伦躺在箩筐里一听见孙猴巴嗓子里的嘶嘶声就喊，猴！猴！

孙猴巴就气得要命，指着箩筐骂，看你这个没睁眼的大下巴，不会有出息！这时核桃就会笑着说，他孙大爷，小孩子不懂事儿。而心里暗自高兴：这小东西不仅能够用语言表达，而且还能和要表达的内容联系起来，尽管这种联系不是通过形象而是通过声音。后来奥伦养成了一项常人没有的才能，那就是仅凭声音就可以识别人；不管这人是谁，只要他听过他的声音，他就能把他记住，并且当这人再次出现时，不管他说不说话，哪怕仅仅是喘气他也马上就能知道是谁。一想到表现出这种出众能力的竟是个不足一岁半没睁眼睛的小病孩，核桃就多少感到一丝慰藉。

在那些小把戏中最出色的要算他能直呼核桃的名字。他听陈耀庭管她叫核桃，也就学会了。他一饿起来便闭着眼睛叫，核桃，咂咂！村里乡亲们都把这当作笑柄来逗核桃。现在每想到这段典故，奥伦便仿佛看到了当年他那年轻貌美的母亲听到他的喊声时面庞泛起的红晕。

尽管时不时能听见他从箩筐里发出奶声奶气的叫声，陈史氏仍是坚持认为这个一年多不睁眼睛的小病孩难以成活，再加上奥伦的大伯母又生了一对健康的双胞胎，就过那边照应去了。奥伦的哥哥奥德整天和疯子孔歪嘴偶尔还有几头小猪在水沟里打滚，自己还照顾不了自己。所以当小奥伦刚刚可以断奶的时候，就被连人带筐放在园子里花红树下，筐里除了他以外还有一条核桃要来的刚睁眼睛的青毛小狗。小奥伦管它叫汪儿，因为他听见它总是汪汪叫。

多年来，奥伦曾不止一次追寻自己记忆的源头。以上的事件是从父母或邻人那得来而并非自己的真实记忆。经过多番努力，不停地向前推进，推进，直到一种感觉，而在此之前是一片空白，丝毫没有感知了。这种感觉虽遥远但却十分真切，奥伦认定那就是他意识的发端：一个柔软的湿漉漉的小舌头在不停地舔自己的脸。那是汪儿在以它特有的方式在和他进行交谈。他俩以这种方式一直交谈到第二年的秋天。奥伦记忆里的第一个画面就是阳光透过花红树浓密的枝叶散射下来，暖洋洋地晒在脸上，树枝上挂满一簇簇朦朦胧胧的粉红色小花。在树荫下，他躺在舒适的干草筐里，汪儿用它柔软的粉红色的小舌头不停地舔他的脸。

那天核桃割麦子回来，走进院子，突然发现箩筐里是空的。她险

些吓晕过去。她在院前院后飞跑，呼唤，四处寻找却不见小奥伦的踪影，汪儿也不知去向，最后她急得在院子里嚎啕大哭起来。陈家的小院子里马上就围满了黑压压的村邻，像鸟巢一样把核桃围在核心。这时，人们看见小奥伦瞪着一双黑亮亮的大眼睛从东墙角的狗窝里爬出来，边爬边向核桃挥舞着小手并大声喊道，核桃，咿咿！

村邻们先是惊愕，然后便大笑起来。不一会儿全村人都来到陈家，争相把奥伦抱过来看他的眼睛。这时老巫婆身披黑氅出现在大门口，众人自动让出一条空隙。她走上前来，掐着奥伦的腰举到眼前细看。喧闹的小院子立时鸦雀无声。她看到他的眼睛里北斗星在缓缓运行。她尖叫一声，把他摔在地上。他没有哭。她围着他快步顺时针转了三圈儿又逆时针转了三圈儿，嘴里念着含混不清的咒语，最后在他头顶上方停下来，咬破长着三寸长指甲的中指，猛吸了一口血喷在他脸上便分开众人扬长而去。众人看见老巫婆喷在奥伦脸上的血由红色马上变成了绿色，接着又变成了黑色，然后便悄然隐没在他粉嫩的肌肤中，竟没有留下一丝痕迹。

这时汪儿跑到奥伦跟前在他脸上舔了几下，他便奇迹般地站了起来，起初的几步还有些摇晃，摔倒了两次又站起来，然后越走越稳健，最后简直是小跑起来，在呆若木鸡的村民惊惧的目光中扑进核桃怀里。

陈耀庭闻讯从大队部赶来时核桃正在人丛中间抱着奥伦喂奶，又哭又笑。陈耀庭二话没说就和奥广还有孙瘸巴一道把家里的那头瘦猪杀了，请全村人大吃一顿。事后核桃逢人就讲，我家奥伦的眼睛是给狗崽子舔开的，他睁开眼睛就会走路了。说也奇怪，院里那么多人他怎么能一眼就认出我呢？

虽然能睁眼走路了，奥伦一天大部分时间依旧和汪儿睡在箩筐里。他已经习惯了这里的麦秆和汪儿的气味，偶尔才走出来遛遛。他和汪儿嬉耍的节目花样翻新。比如他给它尾巴绑上花布条，让它做小猫抓手绢原地转圈儿的戏。这种游戏给汪儿和他都带来极大欢乐。奥伦回忆起童年，正是由于汪儿，他才感到自己并不孤单，没有被遗弃，因为至少他看到还有一个生灵和他同在一个箩筐里。由于他和汪儿在这种亲密无间的关系下成长，他们的感情可谓息息相通。它会替他开门关门，会把他的鞋叼到他脚前。他和汪儿就在这种无忧无虑的游戏

中一天天长大。

忽然就批林批孔，谁胆敢去大田里偷青玉米给逮住了就会被批成黑典型。人不敢去，可不懂政治的牲畜敢去，猪去了给看青的用红缨枪刺死，狗去了就会被一种叫“绷杆”的机关套住脖子。村里不少人家的狗都在这种绞刑架下丧生，独有奥伦的汪儿能够识破机关，叼回一堆堆青玉米。核桃从生产队干活回来就把青玉米放在灶炕里烧，让小奥伦饱餐一顿。当然，他也少不了给汪儿应得的一份，从此它更乐此不疲。

他就是在这样的乐趣中度过每一天的，对即将降临在他家的灾难一无所知。三个月前，核桃又生下一个女孩，取名奥英。她哭起来嗓门极大，落地第二天便睁开眼睛。家里粮食不够，好在陈耀庭在大队当书记，私下里将上交的粮食拿回来一些，半夜摸黑儿偷偷地煮了吃。但也正是因为当书记得罪了人，终于有一天生产队里的大喇叭里高喊，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陈耀庭！奥伦站在火炕上也跟着举拳呐喊，打倒陈耀庭！核桃上去给了他一嘴巴，奥伦就大哭起来。核桃把他抱在怀里，一同放声痛哭。那天游行的队伍从他家窗外走过，陈耀庭被五花大绑押着走在队伍前，脖子上挂着个犁铧。多年以后奥伦追忆起自己来到人间说的第一个整句竟是：

打倒陈耀庭！

革命在继续深入，邻村已经打死了一个“阶级敌人”。在这种情形下迎来了奥伦家的第一次家迁。搬家事宜由伯父家大姐夫一手操办，他是一个人高马大马马虎虎的热心人。伯父一家怕受牵连一同连夜迁移。临行前一天，陈耀庭在玉米粥里拌了包耗子药，准备药死汪儿。奥伦死活不肯，陈耀庭说，那就把它送给贾华佗吧。奥伦抱着汪儿哭了一夜，第二天贾华佗就用铁链把汪儿牵走了。当时伯父家大哥奥广已与村里小翠姑娘订了亲。动身那天奥广像狼一样地哭嚎，用斧头砸碎了盛酸菜的大缸，用脚踹断了小屋里的炕沿。小翠在山地里跑了三十里追到火车站，两人又抱头痛哭。哭声令车站里所有麻木的人都为之动容。车站里的人全都穿着黑棉袄，只有小翠外面套了件红布衫。她说，